

聯 合 國



安全理事會

正 式 紀 錄

第八七四次會議

第 十 五 年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八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 (S/Agenda/874).....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一日古巴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378)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八百七十四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八日星期一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José A. CORREA(厄瓜多)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錫蘭、中國、厄瓜多、法蘭西、義大利、波蘭、突尼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臨時議程 (S/Agenda/874)

- 一. 通過議程。
- 二.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一日古巴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378)。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一日古巴外交部長 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378)

一. 主席：這次會議係應古巴外交部長之請召開的，請求書見文件 S/4378。

二. 古巴外交部長要求准他參加關於這個項目的討論。如無異議，那就表示理事會准許古巴外交部長所請，因此本席便要邀請古巴外交部長就理事會議席。

古巴代表 Mr. Raúl Roa，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三. 主席：關於這個項目，我想請理事會注意文件 S/4388，其中載有美國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一件。

四. 在開始審議這個問題之前，我還想要指出，有幾位理事已在發言名冊上記名，擬於古巴外交部長發表了他的陳述之後發言。

五. 爲便於會務進行起見，我準備先讓名列發言名冊的理事發言；等到這些理事均已發言後，再請要想行使答辯權的代表發言。

六. Mr. ROA(古巴)：誰也不能否認聯合國的任何一個會員國均有訴諸安全理事會之權。區域機關不

比憲章義務佔先。區域機關的設立係基於憲章的規定，但就參加國家而言，區域機關的存在使它們多了一個而不是少了一個可以訴請的機關。事情很顯然，根據憲章第五十二條締結的區域辦法，其所產生的權利是任擇性的而非排他性的，會員國皆得行使其所選擇的任何一種權利。

七. 古巴完全有權訴請安全理事會裁斷。有些人援引憲章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藉以支持所謂美洲國際組織會員國提交安全理事會的案件應當提交該組織那種荒唐，不合法理的主張，這些人頑強的不顧同一條第四項的規定，即“本條絕不妨礙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之適用”。但是憲章的規定尙不止此。讓我們看看第一百零三條，其中規定：“聯合國會員國在本憲章下之義務與其依任何其他國際協定所負之義務有衝突時，其在本憲章下之義務應居優先”。這裏的措辭絕無可以置疑的地方；這個規則的法律意義十分顯明。至於有些人援引美洲國際組織約章的第二十條的規定說：“美洲國家間發生之國際爭端，於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以前，應採取本約章所載和平程序以謀解決”，那些人也忽視了或假裝不知道美洲國際組織約章第一〇二條的明文規定：“本約章之任何條款不得解釋爲妨害會員國在聯合國憲章下之權利及義務”。¹

八. 凡是聯合國會員國的美洲國家，遇到一項情勢或爭端，顯然可以自由選擇兩條道路之一，即可以把該項情勢或爭端提交安全理事會，也可以把它提交美洲國際組織。我同時用了情勢及爭端兩個名詞以免捲入無益的法律爭辯，即辯論是否每一個爭端都是一個情勢，因爲美洲國際組織約章第二十條僅稱爭端，而聯合國憲章第三十四條則稱爭端或情勢。選擇之權操於關係會員國；它有充分行使此權的自由。否則，我們便難逃一個可悲的結論，即美洲國家當組成爲一個區域組織的時候，它們的權利便受了損害，它們放棄了它們在聯合國憲章下的權利；但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却是它

¹ 聯合國，條約彙編，第一一九卷(一九五二年)，第一六〇九號。

們在根據聯合國憲章所享權利之外，加上了在區域機關下享有的權利。

九．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代表已經採取而且表示了這個看法。我不打算詳盡討論此事，但是我想引徵一九五四年九月及十月間幾位拉丁美洲代表在大會第九屆會一般辯論期間發表的一些言論，那時適在安全理事會拒將瓜地馬拉政府的第二次公函列入議程那個不幸決定之後不久。

一〇．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全體會議舉行的一般辯論中，前最高法院院長，Mr. Francisco Gamarra，烏拉圭代表團首席代表的地位發言，他說：

“關於瓜地馬拉一案，本人擬促請注意，並表示贊同，秘書長向大會提出的報告書〔A/2663，第xi頁〕中所載明的意見。他說“使區域機構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的政策也能够而且應該同時保全會員國依據憲章表示意見之權。”

“本國同時是聯合國和美洲國際組織的會員國，相信區域辦法的各項原則和保障不能用以阻止各國直接或立即享受聯合國的管轄，亦不能剝奪國際社會各機關給予各國的保障，不論時間上是如何短暫。這兩個制度所予的法律保障是雙重的，決不能彼此替代。”²

一一．厄瓜多代表 Mr. José Vicente Trujillo 發表了下列聲明：

“安全理事會對於瓜地馬拉案所樹立的先例極為危險，因為這含有曲解憲章的意思，而且從某一方面講，這便杜絕了將來美洲國家，在認為應向安全理事會陳述其案件時向安全理事會申請援助的途徑。我們是美洲國際組織的會員國與忠實的擁護者，但是我們決不能同意祇有美洲國際組織對於我剛纔所提到的一類爭端有裁判權。我國政府對於這個問題採取堅定而明確的態度，並且已正式行文〔S/3255〕安全理事會，表示這種立場。我希望理事會不再有這種消極的決定，以免本組織的聲望損失，並免憲章的基本目的之一——防止侵略——徒成幻想，不能及時實現。”³

一二．所採取的和我引徵這些言論以支持的立場至為明確。是非曲直十分顯明。這祇是執行某些規則的問題，絕無發生奧妙的法律解釋問題的餘地。

² 大會正式紀錄，第九屆會，全體會議，第四八一次會議，第一五及第一六段。

³ 同上第四八五次會議，第五八段。

一三．古巴革命政府——說到古巴革命政府我覺得萬分榮耀，古巴革命政府已經充分證明了它對於美洲理想的忠實，它懷着明白的責任感與義務感，參加了美洲國際組織的一切活動。它決不願削弱那個區域組織的力量，但是只要理由充分，它有權向安全理事會申訴。

一四．本案正是這樣。古巴革命政府一方面不放棄古巴受攻擊時行使自衛之權，一方面來到安全理事會請求斥責美國政府所造成的情勢。因為美國企圖將古巴的民族自決權限制在冷戰的狹隘範圍之內，它的行動超出了美洲的範圍而有危及國際和平及安全的危險。說得明確一點，美國政府為了遮掩它的真正企圖並為它那搗亂、報復、與侵略的政策作辯護，故意歪曲古巴革命的性質、政策與宗旨，時而稱之為蘇聯的附庸，時而稱之為“國際共產主義”在美洲大陸的一個走卒，以適應它自己的目的。

一五．這種故意把古巴同美國政府對付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政治、外交與軍事策略拖在一起的騙人勾當有一個顯明的目的：那就是要把古巴革命孤立起來並且摧毀它，與一九五四年以同樣借口在瓜地馬拉的作為如出一轍。美國政府自從古巴人民以其無敵的力量趕走了它的悍僕，那原來是中士，後來成了百萬富翁的墮落的 Fulgencio Batista，它的一切行動，詭詐、壓力與狹計都是要贏得另一次的“光榮勝利”，因為古巴人民既未請求美國政府許可，也沒有指望它的幫助，爭到了充分行使其自己的主權的機會，在有異於帝國主義國家集團的真的自由世界中，為他們自己博得了一席之地。正因為這個“壞榜樣”不容饒恕，正因為要防止他人起而效法，所以指稱古巴是蘇聯的附庸，說它對於美國及西半球的安全構成一個“危險”。把兵營改成學校，把唐克車變成拖拉機的革命是危險的嗎？

一六．這種謊話嚇不倒古巴人民，也嚇不倒古巴革命政府。用意雖然惡毒，時至今日這種無根謊話已不足以欺騙或嚇唬任何人了。四十年來，拉丁美洲沒有一次合法的革命運動或真正的進步運動不是被戴上共產主義的帽子的。試看墨西哥革命，玻利維亞革命，瓜地馬拉革命，古巴革命。試看整個美洲大陸的改造復興運動和人民政黨。事實上，亞非民族主義革命的偉大領袖如 Nehru, Nasser, Sukarno, 及 Sekou Touré 不都是曾被指為而且仍被指為共產主義信徒，親共或共產主義分子嗎？

一七．對於古巴革命之造謠、中傷、與誹謗，適與古巴革命的影響與歷史意義之大成正比。我要利用在理事會發言這個好機會，糾正私利受了古巴革命的影響的人與國際反動派歪曲關於古巴革命的事實之處，以便人們得以了解他們這種討伐運動的真正動機在那裏。

一八．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了古巴歷史的一個新時代。在 Dr. Fidel Castro 組織與指導之下經過一次史詩性的鬭爭之後，人民革命勝利了，Batista 專制政府垮台了，這表示殖民主義時代告終了，而 José Martí 倡導與盼望的革命終於以現代姿態開始了。因此今日在古巴進行的基本改革程序，無論是它的歷史淵源或是它對將來所抱的理想，都是真正古巴的。古巴呻吟於西班牙統治之下凡四百年，隨着民族思想與民族意志的產生便開始了古巴人民的反抗。其後由於美國的干涉及 Platt 修正案，產生了假的共和國，前後歷時五十年。它有國歌、國旗與憲法；但是它的天然資源，它的經濟財政活動，而且因之它的政治，除了極短的時期外，均操於外國勢力之手，外國勢力唯一關心的事情是從古巴攫取最多的利潤。人民之起而反對 Machado 專制政權，雖因這些外國勢力勾結軍隊及古巴的反動分子橫加干涉而未得到成果，至少使古巴人民明白了沒有經濟自決的政治自決不過是一個代價甚高的騙局而已。

一九．Fulgencio Batista 是那次人民起義失敗的主因及受害者。在那次失敗以後的時期，由於人民的反抗及世界第二次大戰即將爆發的關係，終於召開了一個制憲會議，在稱爲一九四〇年憲法的文件中表露了古巴人民的根本願望，但是那些願望大部分均未能實現。古巴經濟的殖民地結構把那個民主體制變成了若干有名無實的權利的標幟，使古巴毫無能力保持其大片土地，進行土地改革、鼓勵經濟發展、增加市場、提高就業水準及在國際機關發表自己的意見。歸降投靠，納賄行賄，投機操縱及機會主義的反共行動携手併行，大得御用報紙及國務院的稱讚。紙糊粉牆遮住了一座臭茅廁，古巴畢竟是國際獨佔企業勉強容許存在的那種“代議民主政治”的一個模範。它的統治秘訣是專制魔王、兵營及托辣斯三者狼狽爲奸；爲使這個秘訣成爲血腥的現實，於是 Batista 帶領着他那一幫打手、盜賊與劊子手再度登了臺。

二〇．在一九五九年年初，這場戲，連同它的新舊走狗，終於坍了臺；古巴人民與政府在歷史上第一次携

手行使起充分政權，沒有任何條件或限制。古巴變成了一個真正自由、獨立的主權國。爲此目的，一如一個已成爲歷史性文獻的文件所說，古巴準備依照它的歷史傳統，它的民族性格，它在美洲的使命，它在世界上的任務以及時代的要求，來制定它自己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政策，爲它自己建立一個民主制度，使林肯的主義變成爲充分、有效、活生生的現實。今天，在古巴，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翁，政府則體察人民的願望與需要，執行人民的革命頭腦所要求及授權政府去辦理的事情。

二一．古巴舊時的經濟結構是一種以農業爲主的經濟結構，它是封建的，唯外國勢力的馬首是瞻，故其必然結果是：地產集中，只有一種產品，工資低微，社會不平等，工業落後，專靠一個市場，浪費外匯於消費品，行政貪污、貧窮、疾病、失業、愚昧、權奸當道、政治腐敗。古巴革命終止了這種兇險局面，充分行使了主權國固有的權力，根本改變了古巴的經濟社會結構以謀下層階級的利益，並將影響人民命運、幸福、進步及榮譽的權力還之於民，這充分表明了古巴革命的性質、政策與目標。古巴不怕別人惡意加給它的帽子。古巴自是古巴，不是別的。革命古巴不是任何他國的思想附庸或實際附庸。那些如此攻擊它的人，是在故意說謊。古巴今天第一次是一個循它的歷史軌道自轉的小行星。因此，我們外交政策的格言是：“與各國爲友，不爲任何國之奴”。所以我們盼望與世界各民族，各個國家，不問其社會制度如何，一律在平等、互相尊重、互惠的基礎上自由和平相處。

二二．古巴的新紀元一開始，我們的革命運動便成了美國誹謗、造謠中傷與攻擊的對象，美國最後竟把古巴糖額大加裁減，這構成了經濟侵略的罪行。直到現在，對於古巴的指控和擬對古巴採取的懲罰措施仍和過去一樣。這些懲罰措施包括取銷糖額——經濟侵略——和派遣海軍陸戰隊登陸——軍事侵略。十八個多月來，古巴人民成了恫嚇、要挾、威逼政策的對象，糖額的取銷即其一例。

二三．由於某些美國備忘錄從古巴的非官方出版物及非官方廣播中截取文字、情報與言論，我覺得理合強調我所說的那種恫嚇、要挾與威逼之辭，大都刊載在美國國會的機關報，國會紀錄(Congressional Record)內。單在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五日那八個月中，國會紀錄登載國會議員攻擊古巴革命政府的言論及應議員之請轉載報紙攻擊古巴的言論，便有七十

五次之多。國會紀錄內所載材料，其用意之惡毒凶險由眾議員 Victor Anfuso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五日發表的言論即可顯見，這位議員在那時已經捏稱古巴政府有“共產主義傾向”了。一九五九年四月十日，參議員 George Smathers——這位參議員那時和現在都是獨裁者 Rafael Leónidas Trujillo 的政治保護者，後者統治了多明尼加共和國三十多年，罪惡多端，但是“民主政治的保衛者”從來未肯動他一根毫毛——參議員 George Smathers 諒因心中預料將來會有一種為國際托辣斯及獨佔企業所歡迎的卑劣策略，宣稱古巴的情勢近似當年 Arbenz 治下的瓜地馬拉，並且說“共產主義”正在毀壞古巴的經濟。

二四．顯然爲了聳動美國輿論以作將來任何一種攻擊古巴的行動的張本起見，國會紀錄這個官方刊物還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四日一期刊載了美國退伍軍人會 Commander Preston J. Moore 的一篇演講，這個人以罕有的不負責任態度，在華盛頓聯邦調查局學院舉行的畢業典禮上，揚言“共產主義在離美國海岸十九哩的地方奪取了一大根據地”。

二五．我這裏有一大本文件可供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查閱，其中收集了美國報紙攻擊古巴的同類文字不下數百件。這些文字雖不盡可視為官方意見，但是時常代表美國政界及政府要員的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用了同樣的謊話來歪曲古巴革命的性質與目標。

二六．還有一件事使古巴人民和政府覺得無法容忍，有充分理由視之爲分明干涉一個主權國的內政，那便是美國參議院內部安全問題小組委員會所舉行的一連串聽訊，證人之中居然有著名國賊如 Pedro Luis Diaz Lanz 等及舊專制政府內因犯殘害人羣罪而爲古巴法院通緝的一班兇險分子如 Tabernilla 將軍父子，及前軍事情報司司長、在 Sierra Maestra 戰役作惡多端的前 Ugalde Carrillo 上校等。這幫兇犯利用華府美國國會爲反革命的講臺，爲那班把他們送到那裏的反古巴勢力效勞。

二七．此外尙有不少事例反映了美國之悍然干涉古巴內政的政策，證明對於古巴的口誅筆伐始終都是一個無情奸計的一部分。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八日，卡里比安海軍司令 Admiral Arleigh A. Burke 公開地說蘇聯潛艇在古巴領海露了面，並且發表言論，主張違反不干涉原則。美國軍部於是便開始張牙舞爪了。Allen Dulles 的種種同類言論透露了交給中央情報局

的任務。“共黨滲透”啦，古巴政府內的“國際共產主義影響”啦等等誣蔑之辭，陣陣而來，一直不停。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六日，美國總統 General Dwight D. Eisenhower 在審慎研究之後就“我們兩個主權國家間切實、圓滿關係的合理基礎”問題發表的一篇聲明中，表示他“相信古巴人民必能洞察並且挫敗國際共產主義的陰謀，國際共產主義的目的是要想毀壞古巴的民主制度及古巴與美國兩國人民間傳統的，互惠的友誼”。一月二十七日，古巴總統 Dr. Osvaldo Dorticós 廣播作答，“極力駁斥”該聲明內“字裏行間可見的影射之辭”。使已故 John Foster Dulles 取得其快意的“光榮勝利”的那種奸計，又在施展了。但是，古巴不是瓜地馬拉，要想歷史重演，美國必難逃巨大災禍。

二八．一九六〇年四月八日，美國總統 General Dwight D. Eisenhower 致函智利學生，答辯他們爲古巴革命辯護而交給他的聲明。在這封信中，美國總統居然公開批評古巴革命運動和我古巴人民在推翻專制的鬥爭中犧牲了二〇，〇〇〇生命而後自己建立的政府。據 President Eisenhower 說，古巴的現時領袖，自政府起個個出賣了革命的理想。這種話決不是古巴人民的朋友或前後層次表示願意保持古美親密關係的政府的元首所應說的。在這種故示友好的表白之後，美國更對古巴人民痛施經濟侵略，無端裁減了糖額，這更加重了我國政府的疑心。

二九．上述罕見的言論，復經下級發言人、美國政客及評論家之不斷重複、渲染誇大，這種言論措辭之辛辣，絕無隱諱，以及美國政府之採取實力主義，立意要想擴大古美關係的裂痕，都使古巴人民的憂慮大爲增加，他們深恐這可以說是一種謹慎製定的戰略，其目的是要在適當時機對古巴發動武裝侵略。

三〇．不惟此也。兩星期前，副國務卿 Mr. Douglas Dillon 甚且編排了一通十足“麥克雅塞主義”的話，說古巴是蘇聯的一個思想附庸國。本月初在加里佛尼亞州的金山市開了一個美國檢察長會議。據合衆國際社的報導，在討論的報告書中有一篇是關於古巴的，這個題目與那些官員的職務絕不相干。在那次會上，他們不去通過更有效的辦法以制止少年犯罪、毒品販賣及種族隔離，却接受了所謂蘇聯可能在古巴建立了基地的那種無稽謠言，同意美國有理由對我國施行武裝侵略，殊不知古巴境內的唯一外國軍事基地是美國的，那個基地擁有大批潛艇、巡洋艦、噴氣飛機，甚至還有山砲。

三一．在許多可爲我所說各點的佐證的事實中，我準備舉出下面一件事：數百名漏脫古巴法網的戰犯和一幫革命叛徒在美國得到了公然保護。這些人大多數集中在福樂利達洲。他們得到了各種的便利與鼓勵，因得利用各式飛機，向古巴作無數次的飛行，投擲炸彈、燃燒彈，有時候並且掃射平民。

三二．飛機從美國基地出動，攻擊古巴的事例甚多，下面便是其中的幾個：

(a)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一架輕型飛機載了爲古巴司法當局所通緝的冒險家 Rafael del Pino，剛着陸即被捉拿。那架飛機是從美國福樂利達洲飛來的。其後數月中，屢有輕型飛機來自美國，侵犯古巴領空，企圖營救漏網戰犯並爲不法之徒留下武器。

(b)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一日，Niágara 糖廠被一架飛機襲擊，那架飛機在廠上投下油漿彈兩枚。

(c)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八日 Camagüey 省北海岸上的 Punta Alegre 廠被襲，投下炸彈中有一枚引起了重大損害。

(d)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三午後六時，一架雙引擎飛機，由 Pedro Luis Díaz Lanz 及 Frank Fiorini 駕駛，飛臨夏灣拿上空。這次空襲的結果，死二人，傷三十餘人。美國當局雖然宣稱未能查出這架飛機起飛的基地，但 Bohemia 雜誌的古巴記者不久即在福樂利達洲 Pompano Beach 機場的飛機庫拍了這架 B-25 飛機的照片，上有登記號碼 N-9876-C。美國政府雖然得到了它所要求的證據，仍然堅稱這架飛機並非自美國領土起飛，其所採措施十分無用，故 Díaz Lanz 僅交保金五,〇〇〇美元即被釋放，得以逍遙法外。

三三．這種攻擊一直繼續不停。十月二十三日一列客車在 Las Villas 省 Yaguajay 村與 Caibarién 村之間被一架海盜飛機用機鎗掃射；十月二十七日 Niágara 廠再被攻擊，一架灰色飛機投了炸彈兩枚，一枚炸毀了工人住所一座。

三四．美國國務卿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日宣佈採取了特殊措施，以制止飛機自福樂利達州起飛攻擊古巴，但是這些措施始終未見有何效力，因爲自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二日起，對於古巴主要實業的戰爭便在蔗糖收穫季中開始了。在那一天，夏灣拿省北海岸 Hershey 廠的甘蔗田被燒毀了。在所投多枚燃燒彈中，有的沒有爆炸，完好無恙；這些燃燒彈都是美國的出品，

上有“Bristol Marines”字樣。一月十八日，Las Villas 省 Corazón de Jesús 及 Santa Teresa 廠的甘蔗田被攻。一月二十八日，一架飛機攻擊了 Camagüey 省 Adelaide 廠的甘蔗田，因爲飛行甚低，故當地居民可以辨認它的登記號碼是 CN-325。同日，屬於 Camagüey 省 Punta Alegre 廠的蔗田及屬於 Oriente 省 Manati 及 Delicias 廠的蔗田也被攻擊。燒毀的甘蔗共達一五,〇〇〇噸以上。二月六日，Camagüey 省 Céspedes, Violeta, Florida 及 Estrella 廠的蔗田被攻擊。

三五．一九六〇年二月十八日發生了一個悲劇，如果尚有人懷疑的話，這件事便確實證明了空襲古巴的來源與罪魁。午前九時有一架輕型飛機正當它的駕駛員要對 Matanzas 省 España 糖廠俯衝投彈的時候，在糖廠上空爆炸了。因見機上兩個飛行員之一手持一包探身窗外所以趕快躲避的村民，親眼看見了這次冒險的流血結局。那兩個飛行員都炸死了，但其中一人帶有文件證書，證明他是 Robert Ellis Frost，一個於同日上午乘坐他自己的 Comanche 250 式飛機自 Tamiami 機場起飛的美國駕駛員。

三六．三日之後，在夏灣拿近郊總理 Dr. Fidel Castro 居住的一個小漁村 Cojimar 投下了百磅重炸彈四枚。攻擊 Cojimar 的那架飛機被 Bohemia 雜誌的記者在 West Palm Beach 國際機場拍了照片，那是一個 B-25 雙引擎飛機，尾部有 7-R 的記號。機頭上漆有“170”字樣，表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所屬航空隊的號數。駕駛員是個美國人，名叫 Bob Spinning，他爲這次任務得到了三,〇〇〇美元的報酬。

三七．雖然古巴記者揭露了諸多證據與事實，而美國當局於辦事人員據官方報告大爲增加之後，仍然不肯採取行動。二月二十三日，大批輕型飛機同時分頭攻擊 Las Villas 省的 Washington 及 Ulacia 糖廠和 Matanzas 省的 Araujo 糖廠，使蔗田遭受了重大損失，並且毀壞了學校一所及農民房舍數座。

三八．三月七日 Pinar del Rio 的 Sam Cristóbal 糖廠的蔗田被放火燒毀，三月十八日 España 糖廠再被攻擊。

三九．三月二十一日，美國兩個公民 H. Rundquist 及 W. J. Shergalis 駕駛的一架飛機正當其企圖運走幾個逃犯以脫古巴革命法網的時候，在古巴境內被當場拿獲。那架飛機是從福樂利達洲的 Fort Lauderdale 來的。

四〇．四月五日古巴軍開鎗射擊飛翔於 Matanzas 省 Perico 及 Coliseo 間蔗田上的一架輕型飛機。四月十三日另有兩架輕型飛機在夏灣拿近郊 Cojimar 及 Via Monumental 上空飛行。四月二十六日一架輕型飛機在夏灣拿的 Bejucal 上空飛行。五月十二日一架上有美國登記號 N/4356/P 的 Piper 飛機被擊落於夏灣拿以西 Santa Fé 至 Mariel 的公路上。駕駛員是一個美國冒險家，於飛機墜毀時摔死。

四一．這種從美國境內基地出動，有美國公民參加並有美國當局支持，一次又一次不斷侵犯古巴領空的行為，使古巴經濟損失了甘蔗三五〇,〇〇〇噸以上。此外並有許多人喪生，許多人被炸傷或燒傷。

四二．在這種空襲發生的時候，甚至在 Las Villas 省的 Trinidad 捉住了從多明尼加共和國空運進來的一起暴徒之後，美國政府還藉口“卡里比安海附近局勢緊張”，嚴禁軍火運入古巴。更有進者，美國外交官甚且對他國政府橫施壓力，使古巴不能得到防衛它自己的領土與領空的武器。

四三．古巴革命政府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送交美國駐古巴大使 Mr. Philip W. Bonsal 的外交照會裏，提出抗議如下：

“美國政府有權拒發鎗砲或其他作戰武器的出口准許證，但美國政府不能以合作維持卡里比安區和平為藉口，對他國政府施用壓力，使一個友好政府不能得到為了純粹防禦目的所需的飛機，用以代替不堪再用的裝備。美國政府為阻止此項交換對聯合王國政府建議之時不幸亦即古巴遭受空襲之時，而且目前仍繼續如此，雖然我方已為閣下指出此種建議構成不友好之行為，因其用意無非是使古巴政府及人民聽任一羣國際海盜及一夥罪犯的宰割。”

四四．為了具體證明這種緊張再侵略空氣是美國直接鼓動起來的，讓我舉出下列幾項事實：據美國報界的報導，表面上以援助政治流亡分子為宗旨的國際救助委員會（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準備劃出一百萬美元使避難美國的古巴革命叛徒得以居留於美國領土。這些賣身投靠的陰謀家的動機與目的乃是一個公開的秘密，許多古巴同胞由於他們組織的空襲送了性命，所以古巴人民相信這筆款的真正用途是要用種種邪惡手段實行進攻古巴的計劃。當我們想起從前的情形的時候，我們覺得此舉就更其嚴重了。因為

從前當成千的古巴青年於光天化日之下在古巴街頭被人屠殺，古巴村落被大量供給 Batista 專制政府的美國製炸彈炸毀的時候，那個救助委員會從來沒有伸手幫助那些暫時到美國逃命的成千的古巴愛國志士。

四五．對其所代表的利益從不隱諱的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最近登載了一篇十分詳盡的關於國務院對古巴政策的根本目標的報導；其中屢次引徵官方情報為證。華爾街日報在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一日那一期內說：“無論如何，美國外交官正在繼續進行他們的反 Castro 計劃。”又說：

“據參與決策會議的官員說，國務院現已暫時決定把古巴危機正式提出於美洲國際組織的會議。第一步，美國準備請該組織確認 Costro 政權為對於洲際和平的一項威脅... 如果美洲國際組織同意這一點... 國務院即將提出孤立 Castro 政權的具體建議。詳細辦法係屬秘密，也可能另有改變...”

四六．那個華爾街的喉舌並且說：“美國外交官同樣堅信真正強烈的手段，例如對古巴的軍事干涉，也不是當前的對策，但是很少人說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沿襲那種一向被用來鼓動對古巴的敵視與恐懼的虛妄前提，該報強調“高級政府官員相信，如果俄國人動手在古巴建立軍事基地的話，美國便準備研究可否組織一支拉丁美洲聯軍來‘干涉’。”

四七．論到現時對古巴進行的侵略措施與經濟抵制削弱革命政府，使其敵人易於得手的可能，華爾街日報說美國官員決不會公開承認美國政府可能進行的“地下”活動。可是，該報接着說：“但是，美國過去已曾插手於同類的局面，例如一九五四年美國支持對美國及西方友好的叛軍來對抗瓜地馬拉共產主義政府終致革命成功”。

四八．一九五九年四月 Senator Smathers 開始的宣傳，把古巴革命政府視同 Colonel Arbenz 的瓜地馬拉政府，於是在十五個月後成為鼓動對古巴人民施行武裝侵略的人的藉口。

四九．關於武力進攻古巴的預言並不限於那班現正策劃侵略行動的人越來越膽大的揣測。專欄作家 Joseph Alsop 不久以前主張已有對古巴進行武裝干涉的必要，為了支持這種意見，近來已經發表了一個進攻計劃。在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雜誌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最近一期裏，Anthony Harrigan 用

了與美國官場中最流行的謊話近得十分可疑的說法，來形容古巴的革命，然後他提出了一個“救古巴”的計劃。據美國軍部這位非官方戰略家，首應加以利用的是那些逃亡美國，已由救助委員會予以保護的反革命分子，那班人具有天天向古巴作無線電廣播，煽動顛覆工作的各種便利。

五〇．國家評論雜誌說：

“美國當局的工作主要是軍事性的。國務院雖然不願對 Castro 採取堅決行動，軍部方面却毫不猶豫。海軍方面深知共產主義古巴對於卡里比安海及南大西洋的安全的威脅。陸軍及空軍方面深恐...古巴境內會建立飛彈基地。他們知道美國決不能容忍一個共產主義的古巴。”

五一．現在請看這個計劃與國務院目前政策的關連：

“應當先與現時政府斷絕外交及經濟關係，然後自由古巴軍隊再對 Castro 發動軍事行動。國會應當援引門羅主義，宣佈一個歐洲國家在古巴建立了一個附庸政權，以資對美國及其他美洲國家施行間接侵略。接着便下令禁止自美國運送供應品至古巴，包括古巴所必需的各種零件在內，因為古巴所有機器幾乎全部是美國出品。美國應當不准接濟 Castro 政府的軍用品進入美洲，命令...大西洋艦隊派巡邏隊阻止歐洲船舶運送武器給 Castro。

“...

“...在考慮爲了打倒 Castro 及古巴的共產政權所需的實際軍事行動時，必須知道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一發制勝的絕對重要性。發動一個長期內戰，使古巴陷於各派互爭雄長，四分五裂的局面自非美國之利。鑒於美國人民大眾的心理，這樣一場鬭爭恐怕很少有人擁護。美國人很快地便厭倦了朝鮮的戰爭。如在古巴已發生朝鮮那樣的戰爭，恐怕他們十有八九不願接受。

“...

“對於 Castro 控制的古巴的攻擊應與反 Castro 勢力的起事協調一致。爲保證此種協調起見，此項攻擊的準備應由...古巴團體，中央情報局及軍事情報機關一同策劃。軍事攻擊必須依仗空運。因為古巴的面積故不得不空投抗敵人員

或以飛機運送自由戰士著陸。由 Castro 的空軍不能擊落用以焚燒蔗田的輕型飛機看來，可知該島的空防無論現時及將來均不足重視，尤其是可資利用的飛機數目有限，殊不足以阻止大批飛機之進攻古巴。

“大批飛機同時進攻，勢屬必需。美國可能不願用本國空軍人員駕駛本國飛機進攻 Castro，故自由古巴人必需得到大批私有輕型飛機。此事並非絕不可能，因為拉丁美洲革命時期的空中活動多數使用這種飛機。再者，小型飛機可在公路上降落，且可把自由戰士送到主要的交通中心及通訊中心的附近地方。

“因爲是單程飛行，這種飛機的航程可爲通常航程的兩倍。但是古巴境內自然仍有一些地區在其航程之外。美國軍用飛機，秉承秘密命令並在中央情報局官員指揮下，可向古巴的桑提雅哥及其他遠處實行空投。

“事實上，一旦解放運動打跑 Castro 一夥，控制了古巴的主要中心，一個古巴臨時政府便可以請求美國公開協助平定該國。這無需派大批步兵到古巴去。但是，如果命令海軍艦隻、空軍、交通及信號兵種協助自由古巴人，Castro 的主力不久便可以摧毀。經美國迅速予以協助，自由古巴很快地便可以恢復秩序，採取步驟重建被 Guevara 及他那幫到處沒收財物的匪徒所毀壞了的古巴經濟。完全肅清 Castro 的黨羽或許需要一個長時期，但對於美國的那個可怕威脅却掃除了。而古巴人民也便恢復了他們的自由。”

五二．正當古巴人民在革命政府堅決、鎮定的領導下，建立他們經濟獨立的基礎，對於國際獨佔企業的憤怒、威脅與壓力表示誓不低頭的時候，後者的走狗與保護者便一刻也不放鬆他們那種故意誣蔑古巴革命的性質與宗旨的努力。他們的根本目的始終是要造成一種錯誤的印象，說古巴在“國際共產主義”的決定性影響之下，變成了冷戰中的一個角逐之地。古巴已經再三重申了它的獨立的國際政策，它對於聯合國憲章原則的遵守及它之決心與所有各國自由和平共處。

五三．美國政府接連提出外交照會，說古巴的國際政策有悖於所謂自由世界的信譽；同時，美國如剛才所說，President Eisenhower 親口說出的話，鼓勵反革命的活動，妄向古巴人民作種種呼籲，然而古巴人民却越來越同他們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結合起來，因爲這

次革命的人道意義的深遠，很少有別的革命可以與之相比。

五四．在口誅筆伐，經濟與外交侵略之下及受了革命政府的經濟社會改革之影響的美國努力越來越兇的壓力之下，武裝侵略的危險也越來越被古巴人民看清了。正當這幕劇達到了高潮，甚至在美國報上已有反映的時候，蘇聯總理 Nikita Khrushchev 在七月九日發表了一篇聲明。在一篇即席演講的講詞裏，據紐約時報的報導，蘇聯總理論到了紐約州長 Nelson Rockefeller 要求於美國大大裁減糖額之後對於古巴採取甚至更要強硬的經濟政策，他說：

“大家應當知道，美國現在已經不像從前那樣距離蘇聯遠不可及了。比方說，蘇聯砲兵，必要時，可以用火箭砲來支援古巴人民，如果美國軍部的侵略勢力胆敢對古巴發動干涉的話。美國軍部最好不要忘記，最近的實驗業已證明，我們具有可以命中一三，〇〇〇公里之外預定目標的火箭。這，如果你要這樣說，是對於那些想要用武力而不用理智來解決國際問題的人的一個警告。”

五五．七月十日星期日，古巴總理 Dr. Fidel Castro 從病榻上對人民作電視廣播，告訴他們由於美國經濟侵略的結果古巴面臨的問題。我現在引徵他那明確地表達了古巴的觀點的演說如下：

“正當我國與又向美洲各國人民暴打逞兇的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帝國、最強大的寡頭政治真的面面相對的時候...蘇聯絕對自動地的出了面——這一點我必須特別強調，因為我們並沒有指望蘇聯火箭來保衛我們，我們依仗的是我們立場的正大，我們的尊嚴，我們人民的英勇和他們抵抗外侮的意志...”

“...在蘇聯總理的宣言之後，美國政府沒有說它應說的話。唯一邏輯的回答是向世人宣言美國沒有侵略古巴的計劃。美國有義務告訴世界，告訴它和蘇聯都是其中一部分的世界，它並沒有侵略古巴的企圖；向世界保證它並打算攻擊古巴...”。

五六．對於古巴總理的這個要求，美國政府因為是安全理事會理事，而安全理事會是負責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的機關，照理應該響應，然而直到今天，據我們所知，它的唯一反應便是倔強地再度揭出那個陳舊的門羅主義，美國常援引這個主義，但從未用它來保護

拉丁美洲人民領土完整、主權與獨立，這是我們從一八二九年西班牙之攻打暹羅必古，一八二五年英法聯軍之侵入巴拉他河，一八三八年法國之封鎖阿根廷，一八六二年英法西三國之干涉墨西哥，一八六三年馬克西米連皇帝之入主墨西哥，一八六六西班牙之砲轟智利與秘魯，以及一九〇二年英義德聯軍之砲轟與封鎖委內瑞拉，便知道的。

五七．美國反古巴運動的再起，始於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七日土地改革法的頒行。對於此項法令的合乎正義與歷史要求，誰也沒有表示過疑問。我單舉一點就够了：因為甘蔗生產祇需要三個月的工作，所以古巴農村居民，為數三百餘萬，一年之中有九個月幾乎完全找不到工作，同時實際種植的土地不到農田面積的五分之一。不到全人口百分之二的極少數人據有廣大的田莊，面積佔古巴土地之半。大的糖業公司任令其所有土地一半荒廢，而不准沒有工作，沒有土地，沒有任何保障的農人耕種。一九五八年古巴土地所有權集中的情形，比例而言，猶甚於墨西哥在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的情形。

五八．在實施土地改革的時候便開始了與外國地主的糾紛，那些地主多數是在外地主，由若干公司代表。誠如古巴總理 Dr. Fidel Castro 所說：“古巴土地之有一大部分操於外人之手，其過不在我們。這次改革是公正的，它的實施乃是我國經濟獨立的基礎，誰也不能阻擋”。要求公平，迅速與充分賠償的外交壓迫與宣傳便在那時開始了。

五九．土地改革法承認田莊所有人有權得到土地及土地改良事項的補償。但古巴沒有，事實上任何國家也都沒有立時給予補償所需的現款。再者，被推翻了的獨裁政府已將古巴國庫、國營信用機關及國家外匯準備金陷於敗壞境地，對美支付逆差共達十萬萬美元。土地改革的費用係以公債支付，此項公債二十年到期，年利四分五厘。古巴已多次指出，日本在佔領期間經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下令進行的土地改革，其費用亦係以公債支付，該項公債三十年到期年利三分五厘。

六〇．為了破壞古巴土地改革的信譽，有些人會對國家土地改革局 (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arian Reform) 初步佔有及隨後徵收土地的辦法大事批評。土地改革法是符合憲法的法律，古巴最高法院已依照現行法律，判定了土改局干涉及初步佔有適用該法的土地的行動之合法。

六一．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第五八八號法確立了強制徵收適用土地改革法的財產的法律程序。普通民事法院對於土地徵收案件有管轄權，所有權人得在這些法院維護他們的權利；並得指派專家代其估定財產、改良事項、建築物及農作物的價值。所有權人且得向高級法院，即最高法院的憲法保障廳上訴。

六二．一旦決定徵收後，國家土地改革局便命令國家銀行，經賬務廳之手，發給補償。

六三．至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一日為止，根據土地改革法辦理徵收的情形如後：

面 積		
數目 (以“Caballerias”計) 補 償		
已徵收之田莊	772	5,199.03 \$ 11,184,118.65
自所有權人購買之田莊	61	24,894.86 \$ 5,249,465.65
徵收中之田莊	3,746	90,215.23 待 商
已估價之田莊	5,882	209,708.00 待 商

六四．此外，現已採取必要的法律程序以便佔有大糖業田莊所有的土地八〇,〇〇〇“Caballerias”；在這些土地上，現在正在組織合作社，使一〇〇,〇〇〇人以上的農人可有常期就業的機會；每一合作社準備用百分之七十的土地種甘蔗，用其餘百分之三十種糧食作物。土地改革法所影響到的土地共為四〇〇,〇〇〇“Caballerias”。一個“Caballeria”等於三十三英畝半。

六五．受了影響的外國勢力攻擊土地改革最烈的地方是地價的估定辦法。土地改革法規定一個田莊的價值以所有權人報稅時呈報之價值為準，該田莊所有之財產及改良事項均以此為準估定價值。最著名的一個案子是 United Fruit Company 的土地徵收問題。該公司擁有古巴兩個最大的糖廠，周圍大田莊的面積共達八,一七五“Caballerias”。該公司的土地——其中百分四十沒有耕種——經估值為六,一一八,四〇七美元，但該公司要求三千萬美元的補償。這個問題勢須由法院來裁決。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第一次干涉古巴期間及在共和國初年，這些土地是以低得可笑的代價得到的。三千“Caballerias”，幾乎一〇〇,〇〇〇英畝的買價為九,〇〇〇美元，另一個一,〇〇〇“Caballerias”的田莊，該公司出了幾難置信的價格一〇〇美元便買到了手。古巴人民就是這樣被外國投資家搶去了他們的基本資源，而那班人現在甚至得到充分補償仍然不肯歸還他們的祖宗遺產。

六六．古巴革命的敵人覺得不痛快的是他們預言土地改革從生產方面言這一定是完全失敗的，但是事實證明他們錯了。無論是合作社，或是迄今一五,〇〇〇人以上的農人個人已經取得地權的土地，都沒有減產。相反地，我們的土地改革是在改革的第一年產量便大大增加的第一個。

六七．國家土地改革局現在不但正在對農民供給技術、教育及經濟協助以便增加生產，且在趕辦必要的法律手續，使成千的分產佃戶及小佃農得到財產權，同時也在趕辦對以前所有權人發給債券的工作；截至目前，那些所有權人收到了八百多萬皮索(Pesos)。

六八．土地改革已經獲得的結果保證了蔗糖生產能力的增加及農業的多樣化。事實證明了美國政府以前散佈的謠言的無稽，前者美國政府爲了找到一個裁減古巴糖額的口實，揚言由於古巴的農業政策及它的擴張貿易的政策，它將不能履行它對美國市場的承諾。古巴政府的回答是下年額外提供一百萬噸糖，並以如果不能履約即自動放棄古巴以巨大犧牲換得的傳統額爲擔保。美國的反應却是加緊經濟侵略，使本年下餘時期八十四萬多噸的糖不得由古巴運至美國。古巴如果認爲爲了國家利益有此必要，行將制定緊急立法來抵償此項損失，用以自衛。

六九．在國務院及白宮唆使與壓迫下，美國國會採取此一報復行爲的眼前的經濟目的是抵消我國革命政府在國內及國際上的各種成就，如土地改革的成就，合作社，農業多樣化，新蔗糖政策，工人階級對工業化的經濟貢獻，大規模教育改革，以及我國之與世界上各友好國家間的互惠的關係，這些國家當我們的北方鄰人準備侵略我們之時對我們表示友好。但是美國這個行動，由於它的片面性與脅迫企圖，構成政治干涉及經濟侵略，這是聯合國的一個區域組織，美洲國際組織的約章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所明文譴責的。採取這個行動等於要“強制”古巴的“主權意志”，爲了替受土地改革法影響的美國資本家取得“特殊利益”，強迫古巴放棄充分行使它的主權之權，從而放棄它的發展經濟、公平分配財產及增加市場的獨立政策。

七〇．簡言之，這就表明一個強國違背了它的契約義務，損害一個小國的主權，福利與進步，從而危害美洲和平與安全，增加了國際緊張關係。在此一演變的某一個階段，美國尚未決定對古巴施行侵略的時候，據一九六〇年七月一日紐約時報所載 James Reston 的一篇文章說，國務卿 Christian A. Herter 經常在

皮包裏攜帶美洲國際組織約章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的約文一份，以備出示不懂國際法，不曉得美國承擔的契約義務，要求採取現在到底採取了的那種懲罰措施的議員。President Eisenhower自己也曾於論及古巴時數度宣言，美國政府一定恪守美洲條約，永遠不會採取對於古巴經濟可能有不利影響的措施。在這件事上，正像在兩國關係上許多別的事件上一樣，美國政府的言行殊不一致。

七一．美國政府一有機會便強調美國投資家對於古巴經濟進展的特殊貢獻以及古巴在美國蔗糖市場享有的所謂“特權”，然而它始終故意不提此事的另一面，即美國得到的便宜和好處。詳細分析這個問題需時過長，我準備祇提出最重要的幾點。

七二．古巴革命政府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外交照會裏，承認了美國資本家對於古巴的物質發展的貢獻，但同時也強調了美國資本對於古巴經濟的畸形結構與它的殖民地經濟特色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古巴經濟之以製糖的單一作物及過分依靠美國市場為骨幹，不是偶然的。這是自共和國建立以來即與美國締結的契約義務的結果。由一九〇二年兩國政府締結的商業互惠條約而起的法律條件，對古巴經濟的發展與古巴的對外貿易，定下了嚴苛的限度。這個條約在參議院審核的時候即曾被著名愛國者 Manuel Sanguily 痛予排擊。這種關係的一個最惡劣的結果便是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間美國的投資把古巴變成一個供給美國進口市場需要的大糖廠和出賣美國製造品及農產品的厚利市場。這是上國與殖民地的典型關係。殖民地供給上國以廉價的半加工農產品並以所得自上國買回高價的製造品，甚至糧食。這種不利的經濟及貿易關係還不够，另外還要加上一個政治擔保條款，即巴拉特修正案，規定美國有權——這個權利是脅迫威嚇得來的——於事情發展不如美國資本家之願時，干涉古巴。

七三．一九〇二年商業互惠條約的核心是優惠稅則與財政福利制度，根據這個制度，許多種美國產品可以輸入古巴，比他國產品少納多至百分之六十的關稅，同時若干古巴產品，包括砂糖在內，可以輸入美國，所納之稅低於他國同種產品。那個條約雖有過分妨害古巴經濟及古巴貿易健全發展之弊，但約文的規定對於雙方均有契約的效力。主要補償是對於可在美國消費市場出售的古巴糖沒有數量上的限制，同時其餘條件如優惠稅則等也都在條約內有明文規定，如同契約。

七四．但是自從實現了定額制度以後，情勢完全變了，定額制度限制了古巴可在美國市場出售的糖的數量。自那時候起，代替了一九〇二年互惠條約的一九三四年商務協定，對於古巴糖在關稅上所定的優待辦法便退居於次要地位，而定額變成了一個決定性的因素。美國國會取得了單方面按期確定古巴糖進口額之權，從而古巴方面主要賴以對消美國根據契約繼續在古巴享有的優惠待遇的辦法被取消了。從那時起，古巴與美國的貿易關係便變成了紅的我輸黑的你贏的局面。一方面，古巴的糖業經濟受制於美國國會的片面決定，另一方面古巴仍舊必須給予以前的各種讓步。從道義的觀點上看，情勢甚至還要壞得多。美國在建立定額制度的時候，對於古巴糖在前一期即互惠條約有效時期的進口數量完全不顧。自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二九年，美國消費的糖百分之四八點一出自古巴。一九三〇年，因國會所定稅率太高，古巴輸出之糖跌至百分之二十八。美國並且忘記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古巴以低於世界市場價格的價格將所產之糖全部賣給美國，犧牲了不下數百萬元。後來，古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又犧牲了數百萬元，美國也完全忘記了。

七五．但是這個悲哀故事並沒有就此告終。一九三四年，當美國農業部長經法律授權以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三年九年的通常情形為準，決定古巴糖額的時候，他居然選了對於古巴最壞的三年，即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為準。那幾年古巴的出口因為當時稅率甚高，所以大跌，數額甚低。由於那個顯然不公平的決定，一九〇二至一九二九年間曾佔美國消費糖量百分之四八點一的古巴出口，被減至百分之二八點六。再者，由於一九三四年貿易協定所定的統一稅率，基本商品聽命於片面決定的古巴，如不先與美國商談，復不能提高其本國關稅，以鼓勵他種生產事業。古巴的經濟於是變成了更甚的殖民地型的經濟結構，古巴越來越需要依靠美國市場。

七六．美國採取定額制度的理由是大家知道得很清楚的。它的主要目的是獎勵美國大陸糖業生產的擴充，保護美國大陸糖業的生產來抵制蒸蒸日上的海島領土糖業生產，犧牲古巴糖業生產者而來扶植美國大陸上成本高、效率低的甘蔗與甜菜糖業。於是，為了達到它的主要目的，定額制度必須裁減效率高的生產者如古巴的出口，維持够高的價格水平，使效率低的生產者——美國的甘蔗與甜菜生產者——可以獲利。手段是成立一筆補助基金，其主要來源即宰割古巴及其他

外國生產者：它們的糖，和其他產糖者的糖一樣，每銷售一磅須向美國財政部繳納美金半分。唯有美國本國生產者可以通過農業部所定調整付款辦法，享受補助基金的利益。

七七．美國國會與隔一個時期便停止或修改定額制度。每次都是古巴吃虧，唯有一九四八年度例外，那時因為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特殊情勢，定額制度修改的結果給了古巴一個暫時增加糖出口量之權。但是在同一法案裏，國會以國務院的提議，第一次加上了一個懲罰條款，根據這個條款農業部長有權於國務卿認為一國——譬如說古巴吧——對於美國國民、商業、航運業或工業待遇不公平時，禁止該國享受美國市場上糖的銷售量增加的好處。那是第一次企圖利用糖業法為古巴美國關係上的一個外交政策武器。古巴政府的極力抗議及拉丁美洲對於二〇二E款一般反應的不利，迫使國會於一九四九年將該款取銷。應該注意的是美洲國際組織約章的第十六條——那是古巴提出並經第九屆美洲國際會議通過的一條——譴責這種懲罰行動，該條規定任何國家不得採用或鼓勵“採用經濟或政治性之高壓措施以圖強迫另一國之主權意志，自該國取得任何便宜”。

七八．最後，為了結束這項剖白與說明，我想要揭露一個秘密，那就是古巴因為美國市場上糖的價格通常高於世界價格，每年得到一萬萬五千萬美元的所謂“禮物”。這個謊被美國新聞記者和官員重複了又重複，許多天真的人或許便信以為真。古巴因為糖價差別而得到的這份“禮物”完全是那個保護本國生產者的政策的結果，所有有定額的國家無不同享其利。這據說是一宗特權，可是古巴人民所出的代價却是他們的糖的定額被逐步裁減，他們對於美國的貿易與支付逆差越來越增加。

七九．美國政府從來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改變這種妨礙我國經濟發展，為害我國的局面。古巴革命承擔了這個重大使命，因此已經努力進行土地改革，擴充對外貿易並且要求於平等互惠的基礎上改變與美國的貿易關係。古巴完全有權要求應以雙邊條約來調整古巴糖對美國市場的出口。

八〇．一九四八年以糖業法為壓迫及報復工具的手段現在重演了，所不同者，這一次犯罪企圖已經見於實際，已經貫徹了。President Eisenhower，運用國會交給他的斟酌權，已經把本年古巴的糖額裁減了八四〇，〇〇〇噸。這個行動的藉口十分薄弱，虛偽，殊無駁

斥的必要；重要的是它所透露出的真實動機。但是，這種飢餓政策所要征服的古巴人民的決心，無疑地更是重要；古巴人民借我之口，訴於世人的良心，宣言寧願有尊嚴而無糖額，不願有糖額而喪失尊嚴。

八一．在惡毒地把古巴糖額大大削減之前，美國政府已經直接採取了許多別的經濟侵略行動。單舉以下幾件事就够了：對古巴銀行的貸款之撤銷，與古巴有買賣的工業公司之要求預先付款，古巴的銀行存款之凍結及商用飛機之屢次被扣留。再者，在決定違反美洲國際組織約章第十五及第十六條的規定時，Esso, Standard Oil, Texaco, Shell等幾家火油公司亦開始準備一種新的經濟侵略，其後果比裁減糖額尤其嚴重。這幾家公司在國務院支持之下，定下了一個剝奪古巴的燃料供應，使其經濟命脈陷於癱瘓的奸計。當這種詭計在暗中進行的時候，古巴國家銀行方在與那些火油公司商訂一個它們在原則上已表同意的逐步實行計劃，藉以償付它們的進口。

八二．主要的財政障礙雖已掃除，可是火油進口仍舊繼續減少，有幾艘從委內瑞拉來的油船於靠近古巴時改道他去。庫存燃料數量銳減，其勢驚人，革命政府行使它的職權，遂令這幾家火油公司限期製煉政府購得的生油，否則即須受懲罰。因為這幾家火油公司悍然不肯遵命，革命政府只有兩條路可循：不是對它們低頭，放棄主權的行使，便是對它們採取法律行動，治以違反現行燃料法第四十四條之罪，並向另外的火油市場尋求所需的燃料。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前曾與古巴訂了一個有利的貿易協定，根據那個協定蘇聯答允供給一定數量的火油，每桶價格較這幾家火油公司索價少七角，這時便從英美火油封鎖中救出了古巴。如果有人以此為口實，又誣告革命政府流入共產主義軌道，古巴可以理直氣壯地反駁他們，指出國務院與火油獨佔業玩弄的把戲乃是一個帝國主義圈套。

八三．美國政府因為所謀不逞，遂對革命政府宣佈經濟戰爭，在美洲國際組織內鼓動對古巴採取集體軍事行動，妄想取得拉丁美洲國家的合作，揚言為了保護它自己的利益準備發動干涉，再度揭出門羅主義作為凌駕他國之工具；它的態度如是強橫，以致終於惹起了蘇聯的當頭棒喝。這裏我們就要問了：干涉拉丁美洲內政的究竟是誰？是那個揚言要以武力對付一個沒有武備的小國的強國呢，還是另外一個挺身而出、阻其逞兇的強國呢？是誰在剝奪一個小國的糖額，是誰在慨然想法彌補這個損失？美洲國際組織容許和認可這

種洲內侵略呢，還是不承認及譴責這種行為呢？難道我們爲了今已成爲廢紙的所謂美洲團結、民主原則及美洲安全，便伏首貼耳，像一隻馴順的羔羊，被人領入屠宰場嗎？美洲國際組織究竟是甚麼？它的目的是要保護小國依其自己的利益行事呢，還是它只是一座禁錮我們的盟牢，任憑外人利用我們的不幸，希望與理想以自肥呢？試問究竟是誰在切實遵守美洲國際組織的原則：是本洲那個違反了這些原則，像Goliath之對David那樣以強凌弱的大國呢，還是本洲之外那個來救David免被Goliath打死的大國呢？

八四．頒佈了那個打算限制古巴的自決權，阻其經濟發展的法律之後，President Eisenhower立即堂堂皇皇地宣佈據他說目的在求“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的緊急經濟合作計劃。在這個計劃裏，他強調了以公款進行大量投資的需要。

八五．既然親口招認了，他人便無需再提證據。意想不到的這個遲了又遲的動作恰好證明去年 Premier Fidel Castro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美洲二十一國代表大會上所提建議的正確。那時候，雖然美國代表團極力反對，Dr. Castro強調急需採取一個籌集公款的大規模計劃，以便儘速實現“汎美業務計劃”（Operation Pan America）的目標。

八六．甚至美國報界也已經指出了不宜在這個時機發表這個“新馬歇爾計劃”，妄圖以粗劣的政治戲法來抵制 Premier Fidel Castro的主張對於拉丁美洲輿論所起的影響。許多美國時評家，眼光不像若干總統顧問那樣短淺，已經提出了警告說，美洲各國人民對於這個臨時拼湊起來的計劃，恐怕將有——事實上已有——很大的保留；現在很難使他們相信這次不是又要於危難之時以美金收買他們的支持，因爲他們還記得在無條件團結與戰略原料不這樣急需的時候他們是怎樣受人輕視與鄙夷。

八七．國務院的發言人，爲了欺騙世界輿論，常常宣稱古巴革命政府從未表示願意通過外交途徑來商討它與美國政府的爭執。事實證明完全相反。革命政府所不能接受者乃是古巴的國內與國際政策，可像過去那樣，聽憑華盛頓的指揮。

八八．爲了證實我剛才所說的話，我想從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七日古巴共和國總統 Osvaldo Dorticós 爲回答 President Eisenhower 的言論所發表的聲明中摘出下列一段：

“兩國政府間的爭執均可作爲外交談判的對象，事實上且可用此種談判方法予以解決。古巴政府完全願意無保留地，充分地討論所有這些爭執，並且明白表示它認爲目前並沒有什麼障礙儘可利用素來適合這個目的的這個或那個辦法與工具來進行這種談判。古巴政府願意在互尊互惠的基礎上，維持並且加強它與美國人民及政府的外交及經濟關係；它認爲，在這個基礎上，古巴及美國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是無法毀壞的。”

八九．這個政策始終指導着古巴與美國的外交關係，依照這個政策，本人曾於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古巴外交部長的地位交給美國駐夏灣拿代辦照會一件，其實體部分如下：

“古巴革命政府，依照其所提出的以外交途徑重開關於古美兩國間懸案的談判的提案，茲已決定指派一具備必要資格的委員會，以備於雙方議定的日期在華盛頓開始進行談判。

“但古巴革命政府茲欲聲明，此項談判的重開與將來發展必須以貴國政府或國會不採取任何可能妨害上述談判結果或損害古巴經濟及人民的片面措施爲限。

“不用說，貴國政府倘如採納這個觀點，不但有助於貴我兩國關係的改善，且可藉以重申兩國人民間過去與現在的友好精神。此外，它也可使兩國政府得以在寧靜的空氣中以最寬大的胸襟來檢討影響了古美傳統關係的各項問題。”

九〇．美國政府對於古巴政府這個又大方，又友好的具體提議如何回答呢？它的回答是：

“美國政府礙難接受閣下照會內所開的談判條件，即美國政府，無論是立法或行政部門，不得採取任何影響古巴經濟及人民的片面性措施。一月二十六日President Eisenhower 的聲明業已表示，美國政府，行使其本國主權，必須可以自由採取其所認爲必要的，完全符合其國際義務的措施，以資維護其本國人民的合法權益。”

九一．片面措施在那時候便已經決定了。美國決定要在經濟上致古巴革命於死地，實施經濟侵略，大大裁減糖額，公然違反對古巴糖生產者的默諾，那些生產者爲了確保美國市場無論何時都供應無缺，已經投下了極大的資本。

九二．如果一個大國拒絕談判，同時對於一個沒有熱核炸彈或導彈的小國進行經濟侵略，它怎能怪它自己所惹起的外交困難？古巴政府願與四海之內以友好相待之各國政府與人民為友，在外交關係上它僅要求以平等互惠為基礎確實尊重它的主權。而美國政府呢，從我引徵的照會即可顯見，它一筆勾銷它所承擔的國際義務，企圖從以勢凌人的地位來進行談判，這是任何自尊而且尊重其所代表的人民的政府都不能忍受的。

九三．古巴革命政府因此在這世界各國共同的議會上，再度宣布它願與美國政府通過正常外交途徑，在平等基礎上，並依照兩國承擔的國際義務，來解決它們之間的爭執。它並願聲明，任何人倘敢以征服者的姿態插足我國領土，革命政府將與其國民一致團結予以抵抗，誓不動搖。要想征服或打敗我們，是不容易的，今日我國的命運便是拉丁美洲、亞洲及非洲所有發展落後民族的命運。古巴並非孤立無援。

九四．古巴革命政府，借我之口，要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對目前這個問題採取適當的行動。

九五．Mr. LODGE（美利堅合眾國）：美國沒有對古巴政府採取威嚇、搗亂、中傷、報復或侵略行動。

九六．古巴外交部長對我們說，Dr. Castro 想請美國保證它無意侵略古巴。這在我看來雖然毫無必要，可是讓我此時此地便給他這個不折不扣的保證：美國對古巴絕無侵略企圖。

九七．美國一直是百般忍讓，不顧古巴現時政府之故意地，有計劃地要與美國結怨為難。我們在古巴政府今日之訴諸於安全理事會的行動中看不出有別的意義。這種行動同古巴在一九四七年九月二日里約熱內盧美洲互助條約及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波哥大美洲國際組織約章下所應負的條約義務不相符合。根據這些條約，美洲國家相約首應利用美洲國際組織來解決它們與另一美洲國家間的國際糾紛。美國認為美洲國際組織才是討論古巴政府與其他美洲國家政府的糾紛的適當場所。

九八．卡里比安區國際緊張局面的成因，自從去年八月在智利桑提雅哥召開美洲外長會議以資處理這個問題後，即已交由美洲和平委員會予以審議。古巴外交部長今天向安全理事會所控各項情節，如非無稽，原可提請那個委員會審議處理。但是古巴政府不肯幫助那個委員會的工作，不願該委員會的屢次邀請美洲國際組織全體會員國政府幫助它的工作。

九九．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國政府於古巴拒絕直接談判之後，向美洲和平委員會提出了一個備忘錄，名曰“古巴政府對美國採取的增加卡里比安區緊張局面的挑釁行動”，並曾通知那個委員會，美國準備繼續供給此種與其研究工作有關的情報。那篇備忘錄現在載在文件 S/4388 內，可供理事會各位理事查閱。

一〇〇．主要由於蘇聯企圖干涉的結果，美洲國際組織對於這些問題的考慮已更見重要。七月十三日，秘魯政府要求召開一次美洲外長會議以便研究威脅美洲團結、區域制度及民主原則的最近發展。美洲國際組織理事會已於上星期六開會，現在尚未結束。該理事會料將建議於不久的將來舉行一次美洲外長會議。因秘魯提議的結果，二十一個會員國中已有十八個表示贊成召開這個會議。

一〇一．在這種情形下，美國相信安全理事會對於古巴的控訴應當不要採取行動，至少應當等到美洲國際組織，依照我剛才所說美洲國際條約的規定，交換了意見再說。這些爭執應該由美洲國家依照聯合國憲章及美洲國際組織約章以和平方法尋求一個解決。同時，安全理事會應當對外來的，特別是蘇聯的那種使事態更趨嚴重的企圖，多加警惕。

一〇二．這不是美洲國際組織和聯合國誰大誰小的問題。要點是先借助於區域組織而以聯合國為最後工具，最合情理，同時這也是憲章的指示。這裏自然沒有代替聯合國的問題。

一〇三．美國與古巴之間的關係由來極其親密，友好，正是國家基本利益相同，彼此一水之隔，相距不到一百哩的兩個鄰國所當有的那種關係。

一〇四．美國曾於一八九八年幫助古巴獲得獨立，兩國人民有半世紀的親密關係史。我們彼此維持了非常密切的經濟關係。美國一向供給了古巴進口品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並且容納了古巴出口品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一般說來，這比拉丁美洲另外任何一國都要高。我們還訂定了互惠的優惠稅率，進口稅率特別低。古巴經常得到較高的糖價，不但高於世界市場價格，而且高於另外任何供給者的價格。我們在兩次世界戰爭中都是同盟國。

一〇五．人人都知道，古巴在美國的許多老友和古巴在美洲大陸別的地方的朋友，對於古巴現時領袖在他初掌古巴政權時所表示的理想，深感欣幸。

一〇六．那時候他在美國有很多的朋友，美國很願與古巴政府全力合作來進行古巴急需的社會及他種改革。美國人民了解古巴人民的愉快心情，並且和他們一樣地感覺愉快；一個壓迫人民的獨裁政府終於推翻了，同時一個對於古巴人民說，充滿了無限希望的政府成立了。

一〇七．在這種情形下，美國極力表示了解並且同情 Dr. Castro 所宣佈的目的，即政治清明、有效、民主程序日趨完善，進行經濟發展以謀提高生活標準及實現全民就業。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及十月十二日，我們特向古巴政府表示，我們全力支持設計妥善的農村發展計劃。因為土地改革久為當務之急，我們特別稱讚 Dr. Castro 宣佈的實行土地改革的懷抱。

一〇八．甚至革命政府建立後最初數月之諸多殺戮及高級古巴官員對美國政府之猛烈攻擊仍未稍減一九五九年四月間 Dr. Castro 來到美國訪問紐約等地時各方面歡迎他的熱忱。當時大家都不肯相信為美國人民素來特別親愛的古巴會走上不友好的途徑。

一〇九．本年一月二十日，President Eisenhower 發表了一篇重要的美國對古巴政策的聲明，重申美國政府堅守不干涉他國內政的政策，包括古巴在內，明白承認古巴政府及人民為行使他們自己的國家主權，有權——讓我引徵原文——“在充分計及他們在國際法上的義務下，採取他們認為可取的社會、經濟及政治改革”，並對古巴人民的志願表示同情。

一一〇．這是美國政府的立場。根據我們的憲法，在外交上只有一個人可以代表美國發言，那就是美國總統。就美國的國際立場而言，他便是美國政府。美國政府不是國會內的七十五位議員，不是美國退伍軍人協會，不是華爾街日報，不是在一處開會的若干檢察長。不是 Joseph Alsop，不是 James Reston，也不是 Senator Smathers。美國政府是總統 Dwight D. Eisenhower，他以他的代言人發言，本人便是其中的一個。美國國會共有議員五百三十五位，因此這就是說其中只有七十五位表示不喜歡 Dr. Castro 的政府。這不是很壞的比例。

一一一．事實是我們美國有言論自由。無論在報紙上，在我們的國會，或在任何地方，人人都有言論自由，不受限制。你可以租一個會場，發表你要發表的言論；那自然就是說在發表的言論中有的便不免要觸犯古巴或紐約，但是無論怎樣想入非非，也不能把言論自由叫做侵略。

一一二．古巴外交部長剛才控告美國包庇戰犯，幫助革命分子和屢次侵犯古巴領空。因為兩家美國私人火油公司拒絕製煉蘇聯的原油，因為美國總統決定裁減古巴糖額，美國便又被加上了經濟侵略的罪名。讓我們查看一下事實。

一一三．第一，對於從美國引渡犯人的章程，古巴知之甚明。這些章程載在美古引渡條約及美國法律之中，且經國務院與古巴大使館官員詳細討論過。古巴也可以在美國法院提出引渡要求，甚至無需通知美國政府。據國務院所知，古巴政府從未要求引渡古巴政府泛指為巴第斯他政權下戰犯的那些人中的任何一個。

一一四．第二，美國移民及歸化事務局已命若干古巴人離開福樂利達，不得停留於墨西哥灣一百五十哩以內的任何地區。這是美國政府為了幫助維持卡里比安區的安定而自動採取的一項合作行動，可是古巴政府始終連提也不提。

一一五．第三，美國已經依照一九二八年在夏灣拿簽訂的內亂時期國家義務與權利公約，採取了嚴密的防範辦法來執行我國關於販運軍火武器用以進行革命活動的法律。

一一六．第四，美國制定了美國政府以前在和平時期從未採用過的最嚴厲精密的管制制度來防止在卡里比安區作未經批准的飛行，並且深以雖經我方限制而仍然發生的少數此種飛行為憾。至於古巴當局方面呢，它却拒絕與美國當局合作來防止這種飛行。有一個案件古巴曾出怨言，其中牽涉兩個人，一個叫做 William J. Shergalis，另一個叫做 Hector García Soto；這兩個人現在均以受古巴政府自己之命作出此次飛行而在美國法院被控。

一一七．關於最著名的一九五九年 Major Lanz 的飛行事件，雖然因為缺乏證據，引渡 Major Lanz 的要求已被拒絕，古巴仍然聲稱這個人“轟炸”了夏灣拿。“轟炸”的說法原是古巴方面說的。這個說法不但與古巴自己警察的報告牴觸，也與美國當局於那架飛機返回美國後立即調查的結果相反。這次調查證明，機內炸彈倉已改裝了永久行李架，不可能用來投擲炸彈。此外，機上砲位已永久封閉，沒有鎗砲，因此不可能有開砲射擊之事。古巴政府之繼續不顧有關此次飛行的事實——對於此次飛行，美國已正式表示道歉——我想，便是古巴政府所採的奇特政策的一個例子。

一一八．第五，關於經濟侵略的罪名都是異想天開，故意羅織成的。例如，President Dorticós於六月間在蒙臺維岱渥發表的一篇演講中，說美國之撤回技術協助乃是“侵略的表徵”。七月十一日，Dr. Castro把古巴美國遊客之減少與經濟侵略併為一談。但是如果一國不歡迎美國人而且經常辱罵美國，能怪美國人不願到那裏去嗎？今年三月，Mr. Guevara甚至說古巴歷來享有的特惠糖額及優惠價格也是“奴役”古巴人民的辦法。

一一九．第六，美國火油公司之不肯製煉蘇聯所產石油，毫無經濟侵略意義可言。那兩家公司在古巴營業，前後共五十年，素來恪守法律，對於古巴經濟的成長卓有貢獻。革命之後，古巴政府祇准它們收回將原油自委內瑞拉運入古巴製煉的成本的一小部分。在這兩個公司被接收時，古巴政府為了它們繼續自動供給之油共欠它們五千萬美元。古巴據以要求它們製煉蘇聯石油的法律，以前從來沒有被解釋為除了古巴所產之油以外，它們同時尚須製煉他國所產之油。美國為古巴之接收這兩家公司，毫無賠償，是專橫不法的行動。肆意破壞古巴與自由世界間傳統的投資及貿易關係的行徑，由此得一新的例證。據我們所知，美國人在古巴的財產橫被沒收，至今尚無一人得到任何補償，沒收時常常連一紙收據也不給。

一二〇．第七，裁減古巴糖額並非經濟侵略行為，而是因為古巴政府的種種作為使美國食糖的供應極不可靠，美國為了確保所需食糖供應無缺，不得不採取的正當自衛措施。根據砂糖協定，美國沒有自古巴購買粗糖的義務，古巴也沒有賣給美國的義務。美國所需砂糖通常有三分之一來自古巴。古巴政府的所作所為使美國之是否可以長久依靠該國供給這樣多的糖，成了一個嚴重問題。歷來的安排本是可以繼續下去，使美國及古巴兩國人民同受其利，無奈古巴定要改弦易轍，如古巴外交部長於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在蒙臺維岱渥所說的，古巴已經決定要“打破它與美國商業關係的結構”。——我相信，這便是他所說的話。

一二一．古巴政府最近的行動，用意至為明顯，美國雖然極不情願，也不得不設法保護美國所需砂糖的常久供應無缺。

一二二．古巴外交部長今天下午並且提到了蘇聯可以用火箭攻擊美國。為免任何誤解起見，我要聲明門羅主義——換句話說，防止外來統治力量延伸到美

洲大陸——的原則依然充分有效，美國定將極力予以維護。門羅主義的原則現已訂於美洲國家條約義務之內，尤其是美洲國際組織約章及里約熱內盧條約內，其中定有以共同行動防止在西半球建立一個被國際共產主義控制的政權的辦法。

一二三．我們沒有被 Chairman Khrushchev 的火箭恐嚇嚇倒；我們定將恪守我們的這些條約義務，正如我們恪守我們在聯合國內的義務一樣。

一二四．現在我準備結束我的演講了。這是一個很特殊的問題。古巴外交部長說美國是一個“北美侵略者”，是“屠夫”——我相信這是他用的字樣——並且為我們加了種種的罪名；就我個人而言，我相信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他是相信這些話的。但是我極其坦白地告訴他說，他所說的美國並不存在。真的存在的美國是幫助了古巴得到它的獨立的美國。真的美國是生於 Patrick Henry 的名言“不自由，勿寧死”的美國，那句名言啟發了偉大的 Bolívar 和高尚的 José Martí，真的美國是 Thomas Jefferson 的美國，Jefferson 在我們獨立宣言裏說“人人生而平等”並有“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權利，而這種幸福是要每一個人憑他自己的理想去決定的，不是他人可以代他決定，強迫他接受的。真的美國是主張解放奴隸的 Abraham Lincoln 的美國，這個主張啟發了我們今天在公民權利方面的不斷進步。真的美國是在巴拿馬戰勝了黃熱病的美國；是主張善鄰政策的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的美國，是希望經濟合作的 President Eisenhower 的美國；是沒有一人被奴役的美國。我們是人，所以不能無過，但是我們美國是一個過而不憚改的國家。最重要的是我們美國願與古巴為友，而且這兩個國家終必有和好如初的一天。

一二五．Mr. AMADEO (阿根廷)：安全理事會現在正在審議古巴政府提出的控訴美國政府案。理事會剛才聽了古巴外交部長關於古巴案由的陳述，也聽了美國代表解釋美國觀點的陳述。

一二六．首先，我想指出就阿根廷代表團而言，理事會現在審議的這個問題是一個極其困難的問題。這個爭端的兩個當事國間在歷史、地理乃至許多別的方面都有着由來甚久的共同利益。這是一個反乎自然的爭端，我們希望它也是美洲地平線上一片轉瞬便會消逝的陰雲。

一二七．我們深信居住在美洲大陸的兩大民族與文化集團，為了它們的共同利益，必須以互相諒解及互

相信信任爲它們彼此關係的基礎。不但爲了理論與情感方面的理由應該如此，爲了現實客觀的理由，亦應如此。美國與拉丁美洲各國在各自的國民性上有許多主要地方彼此卓然不同的特點。但是使它們團結的因素——特別是在歷史發展的現階段——遠比它們彼此不同之點重要得多。誠然，二者在達到的經濟發展階段上，在心理態度上及在社會方面，彼此大有不同。但是二者都依照基督教的人生觀來建立它們的社會秩序和它們的道德價值規範。在公共生活上，二者都信守共和代議政治制度。

一二八．最重要者，西半球所有各國在抵抗與它們最根本的精神信念正相反的思想體系上都站在一條陣線上。今日世界上在共產主義與以尊重個人自由爲基礎的政治制度之間有一條鴻溝。我們在這裏已曾屢次表示，我們切盼這兩種觀念的鬭爭不致演成戰爭。但是我們不能因爲這個希望便忘了這個鬭爭確實存在，而且就本洲各國而言，中立是幾乎不可能的。我們無意強迫他人接受我們自己的制度。但是我們也有權採取任何必要措施以防外人把與我們酷愛的生活方式不相容的制度加在我們頭上。

一二九．爲了所有這些理由，本洲拉丁部分與安格魯撒克遜部分之彼此和睦相處，在今天比以往更加重要。這種和睦，不用說，依照我們的意見，必須建立在絕對平等與互相尊重上。我們不相信，美國或拉丁美洲的負責人士對於二者的關係還有存我主彼奴想法的人。誠然過去對於支配二者關係的情形不無可以大加非難的地方，而且我國也因此不祇一次連累在內。但是我們相信今日在格蘭得河南北兩岸都有一種新的覺悟，一方面確認在當前情況下親善睦鄰之緊要，同時體會到友好關係除非以獨立及尊重區內一切成員的基本權利爲基礎，即無由達到。

一三〇．這種需要在平等及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加強拉丁美洲與美國間關係的信念不但是我國國際政策的基本方針，而且我們相信，也是絕大多數或全體拉丁美洲國家國際政策的基本方針。誠然在彼此雙方都還有少數分子，有的對於過去的橫行獨霸制度憧憬不忘，有的正相反，處心積慮要想毀壞雙方的精神與政治關係。但是這些少數分子與絕大多數人相較，究竟很不重要，而絕大多數人認爲在彼此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和睦親善關係乃是物質道德雙重併進，嘉惠整個西半球的新時代的開始。

一三一．古巴與美國之間的爭端是如此一個改造美洲各國關係的嚴重障礙。故此事不但影響這兩個當事國，亦且有害於美洲所有其餘的國家。爲這個緣故所以當這個問題提出於安全理事會時，理事會的兩個拉丁美洲理事國——厄瓜多和阿根廷——覺得它們負有尋求一個圓滿解決的特殊責任。

一三二．記得數星期以前，理事會審議一個問題，當時這兩個拉丁美洲國家的代表即曾聯合亞非國家代表，一同提出一個提案，請當事國以遵守法律及採用和平程序的方法來克服困難；那個提案後已獲得理事會通過。而本案呢，當事國間的爭執既然對於我們說不僅深堪悲痛，而且充滿了危險，我們這兩個國家的代表團豈不是更應當竭力設法以謀和解嗎？

一三三．爲了這個緣故，厄瓜多及阿根廷代表團所以決定向理事會提出我現在很榮幸要提出的這個聯合決議草案[S/4392]。客我就提請理事會審議的案文的性質與目的略作數言。

一三四．美洲國際組織是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二條承認的一個區域機關，一個屬於這個組織的國家是否有權把它同另一美洲國家的爭端提出於聯合國呢，還是應當先採用那個區域機關呢？關於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辯論。就我國代表團而言，我們認爲這個問題並沒有予以理論或法律分析的必要。如果我們從實際觀點來看這件事，既然大家公認無法禁止一國訴諸它所參加的組織，那麼我們就會看出有一個事實不能不影響我們的決定。那便是美洲國際組織已經在審議我們現在處理的這個情勢了；這是我們不容忽視的一個事實。因此，不論我們每個人對本案的法律方面問題持何看法，我們大家都可以同意一個實際主張，即既然那個區域組織已經據有了這個問題，最好等候那個組織有了結論，看看那個組織有何意見。

一三五．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厄瓜多及阿根廷提出的決議草案，在正文第一段，建議安全理事會決定“暫停審議這個問題，以待接獲美洲國際組織的報告”。應當注意的是這並不是要否認理事會對於這個問題的管轄權，也不是企圖解決究竟那一個組織應當先採取行動的法律問題。它不過是主張確認那個區域組織已在處理這個問題的具體事實，並且承認爲了易於評判是非起見，最好是先得到那個區域組織考慮的結果。

一三六．這個初步措施不妨礙理事會作成程序法上稱之爲預防辦法的安排，以保證目前的情勢在美洲

國際組織報告書送達我們之前不致惡化。正文第二及第三段便是有見於這種暫時的而又急迫的需要擬定的。

一三七．各位理事當已看出，決議案的建議分為兩種，端看建議是對美洲國際組織會員國提出的呢，還是對非美洲國際組織會員國提出的。該組織的會員國是具有拘束力的協定的當事國，因此負有互相合作及互相幫助的法律義務。這自然不影響它們之間我在此次陳述前半部已經詳細論述的那種感情關係。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可以請美洲國際組織的會員國提供積極、建設性合作，如我們的決議草案所說，“提供協助以促成目前情勢之和平解決”。此項措辭不但與正文第一段關於理事會暫停審議這個問題的規定不相衝突，而且可以補那一段之不足，因為惟有我們所正求之於美洲各國的，它們的合作和協助才能使美洲國際組織的報告對我們有用。

一三八．非美洲國際組織會員國的地位與此不同。它們之中固然有的同爭端當事國有堅強的感情關係（例如對於我們這些國家的締造有關的那些國家），但是它們沒有提供合作及協助的法律義務。因此，我們對它們也提出了一種臨時預防性質的請求，不過措辭是反面的。我們促請它們不要採取任何足以增加古巴與美國間現時緊張局面的行動。我們沒有明指此項請求的對象。此項請求是對所有不是美洲國際組織會員國的國家提出的，因為我們認為在目前情形下這是我們至少可對它們提出的請求。

一三九．這個不要採取任何足以增加緊張局面的行動的請求，雖然明說是對非美洲國際組織會員國的國家提出的，不用說，它對該組織的會員國也適用。因為倘如我們請求它們作較大的貢獻——協助設法解決這個爭端，顯然我們也必須請它們作出另一項較小的貢獻，即不要使局勢更加嚴重。如果我們在案文裏沒有明說，那是因為我們認為這一點沒有說的必要。

一四〇．我們的決議草案不是對爭端當事國提出的，因為那樣便要牽涉到一個實體的決定，與我們暫停審議此案的主張不相容了。但是我們覺得允宜在前文部分列入一段，再度指明聯合國的各會員國應“以談判及其和平方法解決其爭端，俾免危及國際和平、安全、及正義”。此項措辭，幾乎與憲章第二條的第三項完全相同，提醒當事國為使它們的行為與它們必須遵守的國際規則一致所應遵循的道路。我們希望此項勸告獲

得確實聽從，俾安全理事會無需再就此事採取任何行動。我們自然知道古巴美國間局勢的嚴重。但是我們相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生任何不可挽回的事情以致無法找到雙方均可接受的解決辦法。當事國仍可採取有裨於實際的直接談判；就本案言，直接談判也是最適宜的步驟。我們同時希望溫和的言詞將代替詬罵，俾雙方能够鎮靜地對付具體的困難。

一四一．就我國代表團而言，我們認為要緊的是不要讓這個可痛的衝突為當事國以外的勢力所利用。我們不能不承認美洲輿論在這個爭端上頗有紛歧。但是我們之中絕大多數，不論其對於這個爭端持何觀點，無不極力反對美洲以外任何方面企圖以它為干涉或宣傳的借口。我們相信當事兩國一旦看穿這種企圖，便一定會努力使其不得如願以償。

一四二．一國人民為實現充分的政治及經濟主權而努力是值得我們完全同情的。我們知道此事殊不容易，不經過一番奮鬥決難達到目的。但是我們不相信此事在國際上必須採用狂暴方式，何況此時狂暴方式祇會使那班企圖摧毀我們的基本制度的人獲得其利。我們相信物質資源豐富的國家已經確認對於其國民的國外經濟利益的保護決不可越過法律容許的範圍寸步，而且不得作為凌駕他國的企圖的烟幕，果如是，我們也相信起於利害衝突的爭端必定可以解決。因此我們堅信古巴與美國間的問題必能獲得解決。

一四三．我們相信以上種種考慮，足以說明安全理事會眼前這個決議草案。我們希望這個草案能得到一致通過，對於緩和緊張局面一定有貢獻，因而成為美洲兩個兄弟之邦迅速恢復友好關係使我們的殷切希望得告實現的前奏。

一四四．主席：理事會有個很好的習慣，即主席倘須以其本國代表資格發言，應當等到辯論將近結束的時候再發言；我準備遵守這個習慣。不過，因為本人和阿根廷代表都是他剛才以他慣有的清白口齒解釋了的決議草案的提案人，所以我想以厄瓜多代表的地位發表下列陳述。

一四五．厄瓜多本年在安全理事會的基本行動方針是當前世界局勢要求不斷地在和解方面努力，以防如陰霾當頭的國際爭端演成世界和平及安全的嚴重威脅。我們相信安全理事會此時也許比歷史上任何其他時際都更應當發揮和解的功用，以便永遠減輕而不要加重現時的緊張關係。

一四六．當古巴政府把古巴與美國間發生的情勢提到理事會來的時候，我們覺得責無旁貸，必須作一有力倡議以謀和解。厄瓜多及厄瓜多人民既對古巴人民情同手足，同時又與美國及古巴都有基於親厚友誼及地理因素的關係，這種地理因素形成了我們中間那種不容置疑的休戚相關的局面。因為這個緣故，我們看到這兩國關係的發展趨勢，深以為憾，並十分熱誠地提出我們的貢獻，用以助成和解。

一四七．此項和解努力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一定也在提供的努力，不但可以而且必須把古巴美國間的關係恢復到友好解決彼此的爭議，互相尊重，處事公平及態度忍讓溫和的地步。現時的磨擦與仇隙如果繼續下去，在政治上縱或有一時的勝利，但是古巴人民終久必將首先受害，其次便是其他美洲國家的人民，後者和古巴人民一樣，爲了集中全力於提高生活水平的緊急工作，渴盼而且也需要和平。

一四八．古巴與美國之恢復舊好，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們相信雙方均有心理上的必要條件；我敢說我們在這次會議聽到的初次剖辯便有足以使我們對良好的結果抱樂觀的寶貴成份。在這方面，讓我單單指出下面也許是最根本的兩點。

一四九．古巴革命代表古巴人民反抗暴虐獨裁的勝利，而激發古巴革命的主要理想，我們相信，仍然是古巴人民要在國內及國際上建立經濟及社會正義的那個合理願望。我們深信古巴政府一定充分明瞭，這樣值得稱讚的民衆運動以在和平與沒有國際磨擦的空氣中來達到它的目的爲最有效，且這是可以由國際組織方面的認真努力及耐心運用談判等雙邊辦法實現的。

一五〇．另一方面，古巴政府也表示了一種合法的願望，即對於古巴，必須尊重國際共存的根本原則，例如交涉必須以國家法律地位平等及尊重其主權，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爲基礎。我們相信，由於國際組織的幫助，古巴一定會恢復它的信心，確信這些原則安然無恙；如果所有各國都遵守這些原則，一如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則理事會現在審議的情勢自會得到解決。

一五一．基於這種精神，本人願與阿根廷代表一同向全體理事呼籲，請各位全力支持我們這兩個拉丁美洲代表團這一番和解努力。

一五二．我們提出的決議草案，就厄瓜多而言，也反映了我們對於聯合國及區域組織的管轄權問題及對於既是聯合國會員國又是區域組織會員國的國家之權利與義務問題一貫遵循的政策。

一五三．這個政策，概括地說，可分下列三點。

一五四．第一，我們相信凡是可由區域行動予以處理的爭端，設法通過區域組織以謀解決，在法律上是正確的，在政治上也是適宜的。這在現時尤稱得當，因為世界各地問題層出不窮，聯合國的負擔已有過重之感。從另一觀點言，我們不可忘記有些問題以借助於區域行動爲上策，提到世界組織來反有治絲益紛的危險。就本案言，厄瓜多政府相信古巴與美國間的情勢是可以由區域行動來處理的，因此應當努力設法在二十個拉丁美洲共和國和美國同爲會員國的美洲國際組織內予以解決。

一五五．第二，正如聯合國憲章所規定，區域辦法及區域機關決不減損安全理事會作爲負責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的最高機關的職權。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安全理事會自應鼓勵依區域辦法或由區域機關和平解決地方爭端；這就是說遇有適於區域行動的事項時，安全理事會應當建議這種區域行動，或至少先取得關係區域機關的報告然後再作決定。這樣，理事會不但不是在放棄職權，而事實上是在行使自己的職權。據我國政府的意見，安全理事會允宜暫緩審議本案，以待收到美洲國際組織的報告。

一五六．第三，由以上所說，亦可見憲章關於區域辦法及區域機關的規定，以及各國在設立區域機關時所承擔的法律義務決不取消這些國家訴於安全理事會的權利，如果它們認爲爲了保護它們的權益必須訴於理事會，或是某一情勢或爭端，雖然適於區域行動，但是可能危及國際和平及安全。任何相反的解釋便要使區域組織會員國在聯合國內處於不如他國之地位，那便既可歎而又非法了。

一五七．這是我以厄瓜多代表要想發表的陳述。

一五八．在聽取連續傳譯之前，我建議我們現在暫停一停，在午後九時再開會。

午後六時四十分散會